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醒世姻緣傳

第四回 童山人齋肩詔笑 施珍哥縱欲崩胎

一字無聞卻戴巾，市朝出入號山人。搬挑口舌媒婆嘴，鞠聳腰臀妾婦身。

謬稱顯路為相識，浪說明公是至親。藥

線數莖通執贊，輕輕騙去許多銀。

又：

房術從來不可聞，莫將性命博紅裙。珍哥攬掇將錢買，小產幾乎弄斷筋！

晁大舍因一連做了這兩個夢，又兼病了兩場，也就沒魂少智的。計氏雖然平素恃嬌挾寵，欺壓丈夫，其外也無甚大惡。晁大舍只因自己富貴了，便漸漸強梁厭薄起來。後來有了珍哥，益把計氏看同糞土，甚至不得其所。公公屢屢夢中責備，五更頭尋思起來，未免也有些良心發見，所以近來也甚「雁頭鳴勞嘴」的，不大旺相。

十七日睡到傍午，方才起來。勉強梳了頭，到家堂中燒疏送神。吩咐家人收拾了燈，與珍哥看牌搶滿，贏銅錢耍子。晁奉山媳婦、丫頭小迎春，都在珍哥背後替他做軍師。將近午轉，兩個吃了飯，方才收了碗盞，家童小典書進來說道：「對門禹大爺合一位戴方巾不識面的來拜爺。」晁大舍道：「那位相公象那裡人聲音？」典書回說：「瓜聲不拉氣的，象北七縣裡人家。」晁大舍道：「這可是誰？」珍哥道：「這一定是你昨日送攢盒與他的星士，今日來謝你哩。」晁大舍一面笑，一面叫丫頭拿道袍來穿。珍哥說：「你還把網巾除了，坎上浩然巾，只推身上還沒大好，出不得門。不然，你光梳頭淨洗面的躲在家裡，不出去回拜人，豈不叫人嗔怪？」晁大舍道：「你說的有理。」隨把網巾摘下，坎了浩然巾，穿了狐白皮襖，出去接待。走到中門口，站住了，對丫頭說：「你合媳婦子們說：收拾上攢盒果菜，只怕該留坐的，我要就端出去。」吩咐了，出到廳上，只見那個戴方巾的漢子：

扭黑張飛臉，緋紅焦贊頭。道袍油粉段，方烏爛紅綢。俗氣迎人出，村言逐水流。西風梧葉落，光棍好逢秋。

禹明吾說道：「這門大節下，你通門也不出，只在家裡守著花罷？」晁大舍道：「守著花哩！大初一五更跌了一交，病的不相賊哩！」讓進廳內。那個戴方巾的說道：「新節，盡晚生來意，大爺請轉，容晚生奉揖。」禹明吾接口說道：「這是青州童兄，號定宇，善於丹青。聞大名，特來奉拜。」晁大舍道：「原來是隔府遠客。愚下因賤恙沒從梳洗，也且不敢奉揖。」那童定宇道：「這個何妨？容晚生奉個揖，也盡晚生晉謁的誠意。」晁大舍不肯。大家拱了手。旁邊禹明吾家一個小廝小二月捧著一個拜匣走將過來。童定宇將拜匣揭開，先取出一個四折柬禮帖，開道：「謹白丸九一封、拙筆二幅、絲帶二副、春線四條，奉申贊敬。青州門下晚生童二陳頓首拜。」將帖掀一掀，遞到晁大舍手內。晁大舍將帖用眼轉一轉，旁邊家人接得去了。

晁大舍又向童定宇拱手稱謝，吩咐收了禮，兩邊坐了，敘了寒溫。童定宇開言道：「晚生原本寒微，學了些須拙笑，也曉得幾個海上仙方，所以敝府鄉老先合春元公子們也都錯愛晚生。就是錢吏部、孫都堂、李侍郎合科裡張念東、翰林祁大復都合晚生似家人父子一般。只因相處的人廣了，一個身子也周不過來，到了這一家，就留住了，一連幾日不放出來，未免人家便不能週到。見了便就念罵，說道你如何炎涼，如何勢利，『鴛鴦揀著旺處飛』，奚落個不了！所以連青州府城門也沒得出來走一走，真是井底蛤蟆，沒見甚麼天日，但是逢人都便說道：『武城縣裡有個鄉官晁老爺的公子晁大爺，好客重賢，輕財尚義。投他的就做衣裳，相處的就分錢物；又風流，又個儻。』所以晚生就想老子娘的一般，恨不得一時間就在大爺膝下。只是窮忙，這些大老們不肯廝放，那得脫身？錢少宰老先新點了兵部，狠命的央晚生陪他上京。別的老先們聽見，那個肯放？都說道：『你如隨錢老先去了，我們飯也是吃不下的。你難道下得這等狠心？』錢老先聞知眾位鄉尊苦留不放，錢老先說：『他們雖是愛童定宇，不過是眼底下煩他相陪取樂；我卻替童定宇算記個終身。你看他這門一表人物，又魁偉，又軒昂，本領又好，沒的這們個人止叫他做個老山人罷？可也叫他變化一變化。趁我轉了兵部，叫他跟了我去，扶持他做個參游副將；就是總兵掛印，有甚難焉。』又輕輕說道：「他也還不止這一件，也還要晚生與他引引線，扯扯纖兒。所以眾人才放晚生來了。」

晁大舍見他不稱「大爺」不說話，不稱「晚生」不開口，又說合許多大老先生來往，倒將轉來又有幾分奉承他的光景，即吩咐家人道：「後邊備酒。」家人領命去了。晁大舍道：「如今錢老先生到過任不曾？」童定宇道：「已於去年十二月上京去了。晚生若不是專來拜訪大爺，也就同錢老先行了。今日果然有幸，就如見了天日一般。」奉承的晁大舍心癢難撓。擺上酒來，吃到起鼓以後方才起身。晁大舍送到二門上，即站住了，說道：「因賤恙也還不敢外去，這邊斗膽作別。」童定宇別了出門，禹家的小廝跟了，先到對門去了。

晁大舍又將禹明吾留住說：「久沒敘話了，天也還早，再奉三鐘。」禹明吾道：「貴恙還不甚痊癒，改日再擾罷。」在二門上站住，晁大舍將童定宇的來歷向禹明吾扣問，禹明吾說：「我也沒合他久處，是因清唱趙奇元說起他有極好的藥線，要往省下趕舉場說起，才合他相處了沒多幾日。他又沒處安歇，我晚日才讓他到後頭亭子上住下了。」晁大舍道：「看那人倒是個四海和氣的朋友，山人清客也盡做得過了。我還沒見他畫的何如哩。」禹明吾道：「他也不大會畫甚麼，就只是畫幾筆柳樹合杏花，也還不大好。看來倒只是賣春線罷了。」

晁大舍又問：「他拜我，卻是怎麼的意思？」禹明吾道：「這有甚麼難省？這樣人，到了一個地方，必定先要打聽城裡鄉宦是誰，富家是誰，某公子好客，某公子小家局，揀著高門大戶投個拜帖，送些微人事。沒的他有折了本的？」晁大舍道：「他適才也送了咱那四樣人事，你打量著，也得甚麼禮酬他？」禹明吾道：「他適才送了你幾根藥線？」晁大舍說：「我沒大看真，不知是四根，不知是六根。」禹明吾道：「他那線就賣五分一條哩；一斤白丸子，破著值了一錢；兩副帶子，值了一錢二分，兩幅畫，破著值了三錢；通共六錢來的東西。你才又款待了他，破著送他一兩銀子罷了。」晁大舍道：「我看那人是個大八丈，似一兩銀子拿不出手的。」禹明吾道：「你自己斟酌，多就多些，脫不了是自己體面。」說完，二人作別散了。

晁大舍回進宅內，珍哥迎著坐下，問道：「星士替你算的命准不准？」晁大舍笑道：「他倒沒替我算，他倒替你算了一算，說你只一更多天就要大敗虧輸哩！」隨即將他送的禮從頭又看了一遍，拿起那封春線，舉著向珍哥道：「這不是替你算的命本子？一年四季四本子。」珍哥奪著要看。晁大舍道：「一個錢的物兒，你可看的！」隱藏入袖中去了，說道：「拿茶來，吃了睡覺，休要『割拉老鼠嫁女兒！』」一面吃了茶，一面走到屋頭上一間秘室內，將山人送的線依法用上，回來又坐了一回，收拾睡了。枕邊光景不必細說。

次早，辰牌時分，兩個眉開眼笑的起來，吩咐廚房預備酒菜，要午間請禹明吾同童山人在迎暉閣下吃酒。差人持了一個通家生白錢帖到對門禹家去，請同禹明吾來吃午飯。禹明吾看著童山人道：「老童，情管人的法靈了！」童山人道：「咱的法再沒有不靈的。只怕他閉戶不納，也就沒有法了。」一邊說笑，一邊同到晁家大廳。西邊進去，一個花園，園北邊朝南一座樓，就叫是迎暉閣。園內也還有團瓢亭榭，盡一個寬闊去處。只是俗人安置不來，擺設的象了東鄉渾帳骨董鋪。

三人相見了，晁大舍比昨日甚是慇懃，珍哥自己督廚，肴饌比昨日更加豐盛，童山人比昨日更自奉承。席上三個人各自心裡明白，不在話下。頭一遭叫是初相識，第二遍相會便是舊相知了；晁大舍也不似昨日拿捏官控，童山人也不似昨日十分諂媚。飲酒中間，也更淡洽了許多。直至二更時分，仍送二門作別。禹明吾復回，密向晁大舍耳邊問道：「所言何如？」晁大舍道：「話不虛傳！我要問他多求些。」禹明吾道：「咱和他說。他也就要起身，要趕二月初二日與田大監上壽哩。」晁大舍道：「你和他說，不拘多少，盡數與我，我照數酬他。」彼此拱手走散。

又隔了一日，童山人遞了一個通家門下晚生辭謝全帖，又封了一封春線，下注「計一百條」，內面寫道：「此物不能耐久，止可隨合隨用。」晁大舍收了，回說：「明午還要錢行。二十二日吉辰，出行極妙。」即差人下了請帖，又請禹明吾相陪。至期赴

席，散了。

二十二日早辰，晁大舍要封五兩藥金，三兩贖儀，送與童山人去。珍哥說道：「你每次大的去處不算，只在小的去處算計。一個走百家門串鄉宦宅的個山人，你多送他點子，也好叫他揚名。那五兩是還他的藥錢，算不得數的。止三兩銀子，怎麼拿的出手？」晁大舍道：「禹明吾還只叫我送他一兩銀子，我如今加兩倍。」珍哥道：「休要聽他，人是自己做，加十倍也不多。光銀子也不好意思的，倒象是賞人的一般。你依我說，封上六兩折儀，尋上一匹衣著機紗，一雙鞋，一雙綾襪，十把金扇，這還成個意思的。」晁大舍笑道：「我就依卿所奏！這是算著貴人的命了！」

寫了禮帖，差人送了過去。童山人感激不盡，禹明吾也甚是光彩，自己又過來千恩萬謝的，方才作別，約道：「過日遇便，還來奉望。」禹明吾又落後指著晁大舍笑道：「這情管是小珍的手段，你平日雖是大鋪騰，也還到不的這們闊綽。」晁大舍道：「這樣人就象媒婆子似的，咱不打發他個喜歡，叫他到處去破敗咱？」禹明吾道：「他指望你有二兩銀子送他就滿足他的願了，實不敢指望你送他這們些。」晁大舍還讓禹明吾廳上坐的，禹明吾說：「我到家陪他吃飯，打發他起身。」拱了拱手，去了。

晁大舍從此也就收拾行李，油轎幃，做箱架，買馱轎與養娘丫頭坐，要算計將京中買與計氏的那頂二號官轎，另做油絹幃幔與珍哥坐，從新叫匠人收拾；又看定了二月初十日起身；又寫了二十四個長驟，自武城到華亭，每頭二兩五錢銀，立了文約，與三兩定錢；又每日將各莊事件交付看莊人役。跟去家人並養娘丫頭的衣服，還有那日打圍做下的，不必再為料理。那時也將正月盡了，看定初二吉辰，差人到雍山莊上迎取《金剛經》進城。

不料初四日飯後，雍山莊上幾個莊戶慌慌張張跑來報道：「昨夜二更天氣，不知甚麼緣故，莊上前後火起，廳房樓屋，草垛廩倉，燒成一片白地。掀天的大風，人又拯救不得。火燒到別家，隨即折回，並不曾延燒別處。」晁大舍聽了，明知道是取了《金剛經》進城，所以狐精敢於下手，叫了幾聲苦，只得將來報的莊客麻犯了一頓。進去與珍哥說知。想起公公夢中言語，益發害怕起來。

真是「福無雙至，禍不單行」，珍哥從去打圍一月之前，便就不來洗換了，卻有了五個月身孕。童山人送了許多線，雖是叫你縫聯，你也還該慢慢做些針黹才是。誰知他惜勞碌，把五個月胎氣動了。聽說莊上失了火，未免也唬了一跳，到了初六日午後，覺得腰肚有些酸疼，漸漸疼得緊了。疼到初七日黎明，疼個不住，小產下一個女兒。此時珍哥才交十九歲，頭次生產，血流個不住，人也昏暈去了。等他醒了轉來，慢慢的調理倒也是不妨的。晁大舍看了道：「是個八百兩銀子鑄的銀人，豈是小可！」急火一般，差人去將楊古月請來診視。

楊古月名雖是個醫官，原不過是個名色而已，何嘗見甚麼《素問》、《難經》，曉得甚麼王叔和《脈訣》！若說別的症候，除了傷寒，也都還似沒眼先生上鐘樓——瞎撞！這個婦人生產，只隔著一層鬼門關，這只腳跨出去就是死，縮得進來就是生，豈容得庸醫嘗試的？南門外有個專門婦人科姓蕭的，卻不去請他，單單請了一個楊古月胡治！這個楊古月，你也該自己思量一思量，這個小產的生死是問不容髮的，豈是你撞太歲的時候？他心裡說：「這有甚干係，小產不過是氣血虛了，『十全大補湯』一帖下去，補旺了氣血，自然好了。況我運氣好的時節，憑他怎麼歪打，只是正著。」他又嘗與人說道：「我行醫有獨得之妙，真是約言不煩：治那富翁子弟，只是消食清火為主，治那姬妾多的人，憑他甚麼病，只上十全大補為主；治那貧賤的人，只是開鬱順氣為主。這是一條正經大路，怕他岔去那裡不成？」所以治珍哥的小產，也是一帖「十全大補」兼「歸脾湯」，加一錢六分人參，吃將下去。

誰知那楊古月的時運也就不能替他幫助了！將惡路補住不行，頭疼壯熱，腹脹如鼓，氣喘如牛，把一個畫生般的美人只要死，不求生了！晁大舍慌了手腳，岳廟求籤、王府前演禽打卦、叫瞎子算命、請巫婆跳神、請磕竹的來磕竹、請圓光的圓光，城隍齋念保安經、許願心、許叫佛、許拜門三年、許穿單五載，又要割股煎藥，慌成一塊。倒還幸得對門禹明吾看見，問知所以，走過來看望，晁大舍備道了所以。禹明吾說道：「楊古月原不能婦人科。你放著南關裡蕭北川專門婦人科不去請他，以致誤事。你如今即刻備馬，著人搬他去！」禹明吾仰起頭看了看，道：「這時候，只怕他往醉鄉去了。」差家人李成名備了一匹馬，飛也似去了。

這蕭北川治療胎前產後，真是手到病除。經他治的，一百個極少也活九十九人。只是有件毛病不好：往人家去，未曾看病，先要吃酒，掇了個酒杯，再也不肯進去診脈。看出病來，又仍要吃酒，戀了個酒杯，又不肯起身回家撮藥。若這一日沒有人家請去，過了午末未初的時候，摘了門牌，關了鋪面，回到家中自斟自酌，必定吃得結合了陳希夷去等候周公來才罷，所以也常要誤人家事。這等好手段，也做不起家事來。這日將近未末申初了，那時還醒在家裡！走到他門上，只見實秘秘的關著門。李成名下了馬，將門用石子敲了一敲，只見一個禿丫頭走出來開門。李成名說道：「你快進去說，城裡晁鄉宦家請蕭老爹去看病，牽馬在此。」那丫頭說道：「成不的了！醉倒在牀，今日不消指望起來了。」李成名道：「說是甚話？救治人命，且說這們寬脾胃的聲噪！這急不殺人麼！」丫頭說道：「誰說不急？但他醉倒了，就如泥塊一般，你就抬了他去，還中甚麼用哩？起頭叫著也還胡亂答應，再叫幾聲，就合叫死人一般了。」李成名道：「好大姐！好妹妹！你進去看看。你要叫不醒他，待我自家進去請他，再不然，我僱覓四個人連牀抬了他去。」丫頭說道：「你略等等，待我合俺娘說，叫他。」

丫頭進去對蕭北川的婆子說了。那婆子走到身邊，將他搖了兩搖，他還睜起眼來看了一看。婆子說道：「晁宅請你。」那蕭北川哼哼的說道：「曹賊掉在井裡，尋人撈他進來。」婆子又高聲道：「是人家請你看病！」蕭北川又道：「領家請你趕餅，你就與他去趕趕不差。」婆子道：「這腔兒躁殺我了！丫頭子，出去，你請進那管家來自己看看。」李成名自己進到房內，一邊對著蕭婆子說道：「家裡放著病人，急等蕭老爹去治，這可怎麼處？」一邊推，一邊搖晃，就合團弄爛泥的一般。李成名道：「您慢慢叫醒他，待我且到家回聲話去，免得家裡心焦。」蕭婆子隨套唐詩兩句道：「他醉欲眠君且去，明朝有意帶錢來。」

晁大舍望蕭北川來，巴得眼穿。李成名撲了個空，回話蕭北川醉倒的光景，又說：「我怕家裡等得不耐煩，先回來說一聲。我還要即刻回去等他，叫人留住城門，不拘時候，只等他醒轉就來。」李成名又另換了一匹馬，飛也似去了。回到蕭家，敲門進去，窗楞上拴了馬，問說：「那蕭老爹醒未？」他婆子說：「如今他正合一個甚麼周公在那裡白話，只得等那周公去了，方好請他哩。管家只得在客坐裡等，等睏了，也有牀在內裡。將馬且牽到驢棚裡喂些草。」

婆子安頓了李成名進去，隨即收拾了四碟上菜，一碗豆角乾，一碗暴醃肉，一大壺熱酒，叫昨日開門的那個禿丫頭搬出來與李成名吃。李成名道：「請不將蕭老爹去，到反取擾。」丫頭將酒菜放在桌上，進去又端出一小盆火來，又端出一碟八個餅，兩碗水飯來。李成名自斟自酌，家中因珍哥病，忙得不曾吃飯，這卻是當厄之惠，就如那漂母待韓信一般的。吃完，禿丫頭收進器皿去了。李成名到驢棚內喂上了馬草回來，那禿丫頭又送出一牀氈條，一牀羊皮褥子，一個席枕頭來。李成名鋪在牀上，吹了燈，和衣睡下，算記略打個盹就要催起蕭北川來，同進城去。原來李成名忙亂了一日，又酒醉飯飽的，安下頭鼾睡去。那個周公別了蕭北川出來，李成名恰好劈頭撞見，站住說話，說個不了。

到了五更，蕭北川送出周公去了，倒有個醒來的光景，呵欠了兩聲，要冷水吃。婆子將晁家來請的事故一一說了一遍。蕭北川道：「這樣，也等不到天明梳頭，你快些熱兩壺酒來，我投他一投，起去與他進城看病。」婆子道：「人家有病人等你，象辰勾盼月的一般，你卻又要投酒。你吃開了頭，還有止的時候哩？你依我說，也不要梳頭，坎上巾，趕天不明，快到晁家看了脈，攢了藥，你卻在他家投他幾壺。」蕭北川道：「你說得也是。只是我不投一投，這一頭宿酒，怎麼當得？」一面也就起來，還洗了一洗臉，坎了巾，穿了一件青衫段夾道袍，走出來喚李成名。誰知那李成名也差不多象了蕭北川昨日的光景了，喚了數聲方才醒轉來，說了話，備了馬，教人背了藥箱，同到了宅內，進去說知了。

卻說珍哥這一夜脹得肚如鼓大，氣悶得緊，真是要死不活。晁大舍急得就如活猴一般，走進走出的亂跳，急忙請蕭北川進去。蕭北川一邊往裡走著，一邊說道：「好管家，你快暖下熱酒等著。若不投他一投，這一頭宿酒怎麼受？」家人回道：「伺候下酒了。」人到房內，看了脈，說道：「不要害怕，沒帳得算，這是閉住惡路了。你情管我吃不完酒就叫他好一半，方顯手段。」晁大

舍道：「全仗賴用心調理，自有重謝。」

回到廳上坐下，取開藥箱，撮了一劑湯藥，叫拿到後邊用水二鐘，煎八分；又取出圓眼大的丸藥一丸，說用溫黃酒研開，用煎藥乘熱送下，收拾了藥箱。晁大舍封出二兩開箱錢來，蕭北川虛讓了一聲，收了。又賞了背箱子的一百文錢，隨擺上酒來。蕭北川道：「大官人，你自進去照管病人吃藥，叫管家伺候，我自己吃酒。這是何處？我難道有作假的不成？」晁大舍道：「待我奉一杯，即當依命。」晁大舍遞了頭杯，也陪了一盞。蕭北川將晁大舍讓進去了。蕭北川道：「管家，你拿個茶杯來我吃幾杯罷，這小杯悶的人慌。」

晁大舍進去問道：「煎上藥了不曾？」丫頭回說：「煎上了。」晁大舍將丸藥用銀匙研化了，等煎好了湯藥灌下。只見珍哥的臉紫脹的說道：「肚子脹飽，又使被子蒙了頭，被底下又氣息，那砍頭的又怪鋪騰酒氣，差一點兒就斃殺我了！如今還不曾倒過氣來哩！」說話中間，那藥也煎好了。晁大舍拿倒牀前，將珍哥扶起，靠了枕頭坐定，先將化開的丸藥呷在口裡，使湯藥灌將下去。吃完藥，下邊一連撒了兩個屁，那肚脹就似鬆了些的。又停了一會，又打了兩個噁，更覺寬鬆了好些，也掇的氣轉了。

蕭北川口裡呷著酒，說道：「管家，到後邊問聲，吃過了藥不曾？吃了藥，放兩三個屁，打兩個噁，這脹飽就要消動許多。」家人進去問了，回話道：「果是如此。如今覺的肚內稍稍寬空了。」蕭北川開了藥箱，又取出一丸藥，說道：「拿進去用溫酒研開，用黑砂糖調黃酒送下。我還吃著酒等下落。」珍哥依方吃了，將有半頓飯時，覺得下面濕漉漉的，摸了一把，弄了一手扭紫的血。連忙對蕭北川說了。蕭北川那時也有二三分酒了，回說：「紫血稍停，還要流紅血哩。您尋了個馬桶伺候著。」珍哥此時腹脹更覺好了許多，下面覺得似小解光景，扶起來，坐在淨桶上面，夾尿夾血下了有四五升。扶到牀上，昏沉了半晌，肚脹也全消了，又要尋思粥吃。回了蕭北川話。這時晁大舍的魂靈也回來附在身上了，走到前面，向蕭北川說道：「北老，你也不是太醫，你通似神仙了！真是妙藥！」陪了幾大杯酒。

吃過飯，蕭北川起辭，說道：「且睡過一夜，再看怎麼光景，差人去取藥罷，我也不消自己來看了。」仍叫李成名牽馬送去。馬上與成名戲道：「我治好了你家一個八百兩銀子的人，也得減半，四百兩謝我才是。」李成名道：「何止八百兩！那珍姨是八百兩，俺大爺值不了八千兩？俺珍姨死了，俺大爺還活得成哩？想起來還值的多哩！俺老爺沒的不值八萬兩？大爺為珍姨死了，俺老爺也是活不成的。你老人家也不是活了俺家一個人，通是活了俺一家子哩！」蕭北川又說：「今日收的你家禮多了，明日取藥不要再封禮了，止拿一大瓶酒來我吃罷。你那酒好。」李成名道：「莫說一瓶，十瓶也有。」一邊說，一邊將蕭北川送到家。回家復了話，將蕭北川要酒的言語也說了。珍哥雖不曾走起，晁大舍也著實放心不下。未定初十日起身得成否，且聽下回分解。